

母亲

潘玉毅

女儿出生以后，在与她的不断磨合中，我总想起自己小时候，想起与母亲的点点滴滴。

我打小爱看书，但母亲固执地认为，除了课本以外的书都是闲书，只会分散我的注意力，别无益处，故而是明令禁止的。对母亲我既敬且爱，我的话我向不违逆，怎奈书的魅力实在太太，令人难以割舍，于是，我便学会了与母亲“斗智斗勇”。

大约二三年级的时候，我们搬进了新家。那时，父亲与母亲住南屋，而我住北屋，楼梯是同一个。每天夜里，透过门缝看见屋外的灯光暗了，我就从床垫下掏出书来，把灯打开，趴在床上翻看起来。此时，“津津有味”不是一个形容词，而是现实场景的描绘。只要母亲不来，我能一直看下去，直至第二天天边泛起鱼肚白，虽一夜未眠，却仍精神抖擞，仿佛吃了这个世界上最好的营养滋补品。

听到门外有响动时，我动作麻利地伸手把灯按灭，就势往床上一躺，盖住书本，假装已经睡着。待到脚步声去远，就再一次摸出书来。如此往复，乐此不疲。

但偶尔也有失手的时候，某些章节

着实无趣，因书是借来的，跳又不愿跳过，看着看着，困意袭来，先是眼皮一沉，继而又脑袋一重，醒来已是天光大亮。醒觉第一件事情就是去摸枕边的书，摸来摸去摸不到，便知大事不好。上学前，吃饭时，不敢抬头去看母亲的眼睛。

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会消停一段时间，忍着不去想念那些可爱的书籍，过不多久，便又故态复萌。母亲气我不长记性，有时会“一提醒，二警告，三行动”，将我的书扔进灶洞里去。但也并不总是如此，久而久之，甚至开始听之任之。

后来才知道，母亲其实很早便已知晓我偷偷看闲书的事情。因为时常有邻居在她面前夸我：“你们家阿毅，学习是真用功啊，后半夜两三点，屋里的灯还亮着。”那时没什么娱乐活动，亮着灯自然是在看书，可课本就那么几本，若真是通宵达旦，估计都能倒背如流了。显然，我并没有精通到这个程度。也正因此，于我而言，所谓的表扬哪是表扬啊，分明是告黑状。多年以后，我与母亲说起此事，她也不由得笑了。想来，我那点伎俩在她面前从来都不曾藏住吧。之所以没有次次揭穿，或许她也

在纠结，要不要阻止我看闲书，看闲书是否真的不好。

相比于对读闲书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母亲在家教上是很严格的。我小学是在村里读的。学校很小，没多少学生。我们那届人数最多，也才二十几个人。后来有一个还转去了其他学校。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缘故，考卷内容更新得也不勤，有些卷子前几年考过，过了好几届，很多月度考试试题仍有很高的重合度。为了哄家长们开心，偷奸耍滑的同学将学长们的试卷借来，提前背熟，以期能考一个好分数，省得回去挨父母的数落。这种事情本来我是不屑干的，架不住风气流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效仿，我没经住诱惑，竟也动了歪心思。

相较于其他同学，我有一个先天优势，那就是我哥比我年长两岁，要试卷，根本不需要找别人去借。而且那时候我的记性极好，一张试卷上的题目只要几分钟就能记得住大概。某天，我鬼鬼祟祟地爬上三楼，从编织袋里翻出我哥的试卷，因为心虚，不敢光明正大地看，而是偷偷地取来，藏了一张卷子在书包，剩下的试卷通通塞到被褥底下，打算放学后回来看。但等到放学，还没

进门，就看到母亲黑着脸。

平时，因为我哥比我要调皮，母亲杀鸡儆猴，揍人的时候向来以揍我哥为主，几乎很少打我，但那天是个例外，为了让我“长记性”，她是真下狠手啊。除了肉体上的疼痛，我依稀记得母亲还说了很重的话。时隔多年，原话已经记不分明，但大意是她讨厌弄虚作假，要考高分，就要凭自己的实力获取，不可以耍小把戏，骗自己、骗别人。我听着有些惭愧，还有些懊悔，主动把书包里藏着的那张卷子也拿了出来，再三保证，自己以后一定实事求是，母亲这才面色稍缓。

可能是怕自己下手重了，她问我痛不痛。怎么可能不痛？这话映射于行动时却成了摇头。母亲没好气地说：看来打得还不够重。说完，作势要打，把我吓得往后一躲。

母亲不是那种幽默的性格，也惯不会开玩笑，但她处事有自己的原则，坚强的外表下还有一颗宽容而柔软的心，于言传身教之间，教会我良多。

这些年，生活、工作每多波折，整体上有收获，但并不算成功，可无论何种境遇，我始终不曾忘记母亲的教诲，坚守着做人的底线。

就出来了。”是啊，岁月慢煨，人生百味。人生中的许多经历，不也是需要时间的沉淀，才能品出真正的滋味吗？那些曾经的伤痛，经过岁月的洗礼，变成了坚韧；那些曾经的遗憾，经过时光的打磨，化作了智慧；那些曾经的喜悦，经过年轮的晕染，酿成了幸福。

我轻轻搅动着碗里的汤，看着热气袅袅上升。这热气中，仿佛浮现出无数个过往的片段：母亲在厨房忙碌的身影，儿子蹒跚学步的模样，自己在职场打拼的日日夜夜……这些片段，就像汤里的食材，在岁月的文火慢炖中，渐渐融为一体，成就了独一无二的人生滋味。

慢煨岁月，就像童年冬夜的我靠着火炉偎在母亲的怀里，或许这就是生命最美好的状态。

慢煨岁月

李坤

灶台上的砂锅咕嘟咕嘟冒着热气，我翻着书守着这锅羊汤整整一个下午了。文火慢炖，汤色渐渐转浓，香气一丝丝渗出来，在厨房里氤氲。这让我想起母亲常说的一句话：“好汤要慢慢熬，人生要细细品。”

记得小时候的冬天，母亲总会炖一锅老母鸡汤。那时的我性子急，总嫌时间过得太慢，隔一会儿就问：“妈，汤好了没有？”母亲总是笑着摇头：“早着呢。”多年后，读到苏轼《猪肉颂》中的“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时他自美。”一句，眼前便浮现出童年时急迫等待母亲炖鸡汤的情景。母亲那被灶膛火光映红的刻上岁月沧桑的脸，那么清晰，那么温馨。现在想来，那时的我哪里懂得，等待本身就是一种滋味。

砂锅里的汤还在翻滚，我望着窗

外的梧桐树出神。树影婆娑，斑驳的光影让我想起许多往事。记得那年高考失利，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整整三天。母亲什么也没说，只是每天炖一锅汤放在我门口。第四天，我终于打开门，看见地上摆着一个保温壶，旁边放着一张纸条：“汤要趁热喝，凉了就没味道了。”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人生就像这锅汤，火候不到，味道就出不来。

刚参加工作时跌跌撞撞，我总想一步登天，做什么都急功近利。记得有一次，我为了赶一节公开课连续熬了几个通宵，结果交上去的教案漏洞百出。当时的主任把我叫到办公室，递给我一杯茶：“你看这茶叶，要慢慢泡才能入味。做事也是一样，欲速则不达。”现在想来，那些年的磕磕绊绊，不正是人生最珍贵的调味料吗？

亭亭山上松

管淑平

际的松树林，从一棵松树脚下走到另一棵松树边上。树林中的空气很好，鼻尖是淡淡的松香。这时便可以真正毫无顾虑地亲近它，抱一抱它的身体，闻一闻松针的味道，而我的心情不知不觉也就平静了，神清气爽，肺腑清透，似乎和松树融合在了一起。

屋后的山，其实是一座荒山，原本是没有路的。村里的人常去山里打柴，年长日久，也就有了一条窄窄的山路。生活在村子里的人，过着最淳朴的生活，喝着山间的水，吃着山水孕育出来的农作物，生活节奏也很简单，家庭和农田“两点一线”，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农村人将大半生都奉献给了土地，自家种的粮食，有一部分是要背去镇上卖掉的，换来一些零钱维持家用，或者供子女上学。

以前村里很热闹，逢年过节大家都会“你一家我一家”地聚在一起，只要会一点厨艺的，都要拿出自己的绝活儿，做出一些可口菜肴，这便是农村的“坝坝宴”。小孩们最喜欢这种场面，因为全是满满当当的吃食。而大人们谈论的话题总离不开乡村，要么是田里的庄稼与收成，要么是哪家的小伙儿娶了哪家的姑娘，要么是谁家的小孩在村校读书如何，期末考

了多少分……村里人的“圈子”很小，每一件事都关乎农事和生存。亲近土地的人，眼中最关切的还是最基本的生活保障。

后来，村里的人转去了新农村，一些青壮力要么去了城里，要么去了外地发展，村子一下子冷清起来。留在村里的也几乎是上了年岁的老人，他们孤零零地守着村子。而路也没有了路的模样。慢慢地，只有茅草和荆棘掩映，路上堆满了树叶。不仅如此，由于无人看管，树木疯长，草木犹盛，一些野兽与昆虫也就胆大了起来。成年之后回到乡村，我去过屋后的山林几次，每次回去都感觉到有点陌生。

可那些地方的确藏着我的一些回忆。山坡是一个斜坡，松树密密麻麻长起来，树林中还有一个大石头，是以前发洪水的时候从山顶冲刷下来的。从我有记忆起，那石头就躺在那里，被几棵松树拦着。我小时候爬过那石头，在上面睡过懒觉，醒来时却发现在家里，原来，是在树林中捡拾柴火的奶奶把我背回家的。

重回乡村，我毫不客气地投入了它的怀抱。坐在石头上，映入眼帘的就是那葱葱郁郁的松树的枝丫。一根根根的绿色的针，长成了一道道绿色的

在这人间
我数过无数片摇晃的叶，
叠成属于我的夏天
只有当下。

无论驻足在哪棵老树下，
我的影子，
这一生都沿着同一条脉络
生长向浓荫的深处。

蝉鸣渗进暮色深处，
一支循环往复的歌词。
蒲扇，古老的节拍，
昼夜是潮水，此刻正在涨落。

所有发烫的心事
终会冷却。
凡是正在绽放的
早已镌刻永恒。

像骤雨
敲打池塘里的浮萍，
夏天的风
始终吹向夏天。

夏日符号

你若熬过春困，就会读懂繁茂
历经晨露与骄阳
才会明白季节的炽烈与欢狂

就像，我那么迷恋夏日的光
泼洒天地的奔放与酣畅

迷恋荷花、西瓜、老冰棍清爽的模样
那是大地在盛夏捧出的宝藏

这些。比故事生动鲜活
比琉璃更透亮，且永远滚烫

炽热的夏天

蝉鸣撕破热浪
阳光肆意流淌
把云朵烤成棉花糖

我的夏天（外两首）

邱杰超

风卷起裙摆
追赶着蒲公英的梦想
西瓜切开瞬间
红瓤溢出清凉

赤脚的孩童
踩着溪水欢唱
溅起的水花
折射出七彩的光
当暮色爬上树梢
萤火虫点亮灯笼
将秘密藏进草丛
静静等待
夜把故事酿成星光

一朵“杏花春”

孙克艳

春天的风一天天地温柔起来，我的心却一天天地悬了起来。特别是看到楼下的那棵杏树时，心中的愧疚便如涟漪般泛滥，难以消散。

几年前买房时，除了中意这套房子本身外，我还特别喜欢小区的环境，让人觉着亲切和舒心。

这栋小高层紧贴闹市，两间房子都正对着喧嚣的马路。一打开窗户，马路上的各种噪音，车流声，行人的说话声，商铺的叫卖声和炸耳的音乐声——便如洪水似的，霎时涌了进来，将人淹没。然而关了窗，噪音便被屏蔽在外，瓮声瓮气的，有一种含糊不清的朦胧感，反倒显得屋里很安静。

主卧的阳台，对着楼下的小区空地。那片空地早就被邻居们围了起来，并种上了多种树木——杏树、葡萄、香椿和花椒，以及各种时令蔬菜：小葱、香菜、黄瓜、辣椒和丝瓜等，各自码在咫尺之地。虽显局促，但每一棵树和每一种菜，都长得生机勃勃，令人怦然心动。那里没有一片绿叶属于我，但我却莫名地觉得拥有了一个完整的庭院，和庭院里的四季风光。

相比绿树成荫的夏天和果实累累的秋天，以及皑皑白雪的冬天，我更喜欢春天，因为楼下有那么多熟悉的春色在眼前摇曳，特别是那棵杏树开花的时候，看着看着，会让人在恍惚中走进过去的时光，萌生庄周梦蝶的逃离。我第一眼看到它的时候，就爱上了它，继而爱上了小区的那片空地 and 整个春天，甚至想要为它写下一首沾着春雨的绮丽的小诗。

从小到大，我见过太多的杏树，只有那一棵长在了我的心上，从未挪开。那棵杏树是我家的一位爷爷种的，就长在他家院外的小路边。经年累月中，人们在杏树下踩出了光得发亮的小路。它就立在小路中央，默默地看着来往的行人。

在和煦的春阳下，杏枝缀满了粉白的花瓣，如凝脂轻颤枝头。春风吹过，簌簌抖落的杏花如片片琼乱玉，空气中飘逸着淡淡的清香。杏花飘落时，轻悠悠的，却没有一丝犹疑，也不管落到哪里，地上，泥土里，池塘里，雪花似的，一片叠着一片，明媚了初春的眼眸。粉白的花海里，蜜蜂穿梭其间，它们在闹春呢！不管谁看到了一树的杏花，总忍不住停下来仰起脖子，盯

着它凝视，暂时抛却了一切俗务。看一朵杏花，看一枝杏花，看一树杏花，它们的美是不同的。一日里不同时刻的杏花，晴天与雨天的杏花，也是不同的。若要细看开花时的杏树，且得一番工夫呢！路人们毫不吝啬赞扬之词，对着杏树一番夸奖，顺手掐下一朵杏花，或捏在指间，或插在发间，言笑晏晏地离开了。杏树不会恼，主人不会恼。那么多的杏花，怎能采得完？那么多的杏花，可不是每一朵都会结果并长熟。

没几天，杏花就谢了，枝头渐渐冒出翠绿的叶子。接着，豆似的青杏萌发出来，缀满了枝头，好似早春枯木上吐出的芽孢。一日紧着一日，青杏慢慢地长大。等到麦黄时，杏熟了，黄澄澄的。杏成熟的时候，空气中弥漫着幽幽的香甜，那是它在无声地细语，告知人们可以开吃了。其实，从青杏冒头的那天起，就有无数的眼睛馋了，他们总是管不住自己的手和嘴，以身涉险。当然，青涩的杏子会以自己独特的滋味，给他们一个教训，告知他们美味的果实需要时光的沉淀和耐心的等待。

于是，每当杏子成熟的时候，来往的行人，特别是往返学校的孩子们，总要随手捡起一块石子或坷垃蛋，瞄准杏树上诱人的果子，倾尽全力将武器抛上去，期待三两颗令人垂涎欲滴的收获。一无所得是常态，意外的收获总让人格外兴奋，即使一颗杏二三伙伴分而食之，也觉得特别甘甜。

炎热的夏天，杏树茂密的绿荫也成了路人的歇脚地。他们扶着杏树喘息，眼睛望向前方。

冬天，光秃秃的杏树上堆满了雪，总让人无端地觉得是杏树开花了，连空气都变香了……

长大后，我去了外地读书和工作。远离了故乡的我，再也没有见过那棵杏树。后来听母亲说，村里因为修路，把那棵杏树挖掉了。至于它去了哪里，无人知晓，更无人追问。我无法想像没了那棵杏树的乡间小路，在变成宽阔的水泥路后，会是什么模样。

如今，楼下的那棵杏树，也长在了我的心田。它和少时的那棵杏树一样，总是闯进我的梦乡。嘘，我还欠它一首沾着雨露的绮丽的小诗呢……